

感
谢
自
己

冯永祺◎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感
谢
自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冯永祺◎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谢自己 / 冯永祺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155-2

I. 感… II. 冯…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864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感谢自己
作 者	冯永祺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5.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春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155-2
定 价	1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前 言

我给自己这本散文集取名《感谢自己》。
我真的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什么？

我曾经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后来又在国家体委工作，在这两个岗位工作都很努力，处境都很好，领导都夸赞，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两项工作当作我将终生从事的事业。

我从小受到文学的影响，母亲教我背诵唐诗，教我唱歌；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国文老师、音乐老师，都是很尽职尽责的老师，初中毕业我去报考艺术专科学校，因故没能入学，一直是心中的遗憾。

1957年1月我从北京来到云南，我可以去云南省公安厅也可以去云南省体委，我选择了云南省文联，在当时全省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学当文学编辑。我没想到这是一条很专业，很艰苦的路。这里的同



事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是没读大学也自学成材，已有文学著作出版问世。我既没读大学也没任何著作，竟自信从一个文学学徒、一个文学新兵起步，一步一步定能从一个外行走成一个内行，深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前进，绝不停步，志愿定可实现。

半个多世纪匆匆流逝，回头去看过往岁月，颇有一些领悟，感谢羞辱是领悟之一。

当年走进省文联，走进办公室，开始学习做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有同事并不认为我是同事，并不理解我，帮助我当好学徒，当好新兵。用不屑的、嘲弄的口气说道：“怎么？也是文学界的了！”

这是说我并非文学界的一员，我听懂了，却并没有因为不是“也是”就羞愧，就自卑，就无地自容，就敲撤退鼓。

“不懂就学”、“笨鸟先飞”、“龟兔赛跑”，一系列从小就熟记的座右铭，教我坚持！催我迈步！嘱我自信！

我感谢自己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感谢自己认定的人生之路说走就好好走，嘲笑、轻视拉不了我的后腿，再辛苦，再难过也要前进！前进！

在领悟羞辱给我的激励的同时也领悟到人的友好和善良，我走进省文联看到鼓励我的微笑，看到承认我的同事，友好地平等地待我的人。

同时自己在接触羞辱和友好之后，领悟到更重要的是无论客观情况如何风风雨雨，决心不能动摇，正因如此，我总与文学不舍不离。

感谢自己若干年前选择了文学事业，感谢自己一生不弃文学。退休之后，我热爱生活之心没有退休，不断认识人生之心没有退休，学习文学之心没有退休，散文创作的笔没有退休。文学将和我相依相伴一生。这就让我感到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没有降低，而有提升。

感谢自己得了癌症，如今已9年。这“绝症”没有吓倒我，没有吓倒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在病中依然写散文，出了两本散文集。吓不倒正是一种治癌药，我坚持勇敢地、科学地面对也是一种药，再加医生们认真地治疗，我走过9年。医生们真诚地对我说：“你要感谢自己！”

我又领悟到人的一生不要忘记感谢那些你该感谢的人，还要做许多自己应该感谢自己的事。

目 录

- 1 前言
- 1 感谢自己
- 10 再感谢自己
- 17 歌，我的良师益友
- 25 明白，不明白
- 31 倾听小河淌水
- 37 住在美国硅谷
- 47 幕起幕落
- 56 阅读之感
- 62 西下彝州
- 68 并非轻烟一缕
- 75 感受魅力
- 80 朋友
- 86 从春天走进春天



- 91 聂耳老师，您好
- 93 两位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98 走来走去“读书”
- 106 看来看去的感觉
- 109 冬天看北海
- 115 山歌与海曲
- 121 罗平看花
- 124 美丽的西双版纳
- 129 西双版纳，您好
- 134 与湖共鸣
- 139 布朗山情深深
- 145 文山，我被您感动了
- 150 我的哈尼族兄弟姐妹
- 154 故乡三问
- 162 牵挂和祝福
- 167 为一种文明感慨
- 170 挥去阴影

感谢自己

几个朋友在一起小聚，彼此谈话很真诚。

我有一个深藏在心多年的文学情结，这时有不吐不快的冲动，就对朋友们把这情结说了出来：我“感谢文学”。我还没来得及把感谢展开，说出自己为什么感谢，一个朋友就说，你还应该感谢音乐。我的心一动。真的，我还应该感谢音乐；这个感谢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因为心潮澎湃，又推出许多感谢，比如感谢朋友，等等。没待我一一说出，朋友们同声说“你还该感谢自己呢！”

“感谢自己！”

这个题目对我长久储存在内心的素材简直是一声巨响的呼唤，一声巨响的触动；巨响像开启了一扇心灵的窗户，窗外风景



使我眼睛一亮，心顿时恍然，题目与内容立即溶化，立即点通。是的，我在许许多多感谢中确实不能忘了感谢自己。

人生说来苦短，十年似乎也只一瞬；人生说来路漫漫其修远，步步艰辛，苦长。回顾几十年岁月，有两阶段走得不错，走得不容易，走得坚定。

我的家像巴金大师笔下的《家》。有幸的是不等我冲出家门，光明就已普照全中国；我轻轻松松地走出家门，走出校门，走进革命阵营。有幸走进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西南一级大机关；这时才 17 岁；学历只是高中一年级；并未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不是民青成员，什么是学运全没参加过。条件极差。却随革命大潮，走进新社会，走进新世界，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一个大机关的小干部。

真是幸运连着幸运。无资历，低学历，非党非团的我走进西南公安部的情报部门后又走进警卫部门，有可能认识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这个那个领导。参加晚会是政治任务，既然是政治任务，我执行任务时一脸严肃，那样子属于淳朴可爱；有时，我严肃过度，沉着脸，像谁得罪了我，在生气。贺龙同志是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有时也来参加晚会，有一次笑指着我对一位大领导说：“看，冯永祺，就像哪个借了她的谷子还她的糠”。贺总夫人薛明同志听了这话笑着对我点点头说：“你一本正经地在执行政治任务呢！”

我那时很纯真也很幼稚的以为只要是执行政治任务，脸上就只该有一种态度：“秋霜冬雪”。

我对待政治任务的严肃认真和历史清白，得到组织的信任，因此拥有进出西南局几位高层领导家的特别通行证，他们身边的警卫参谋、警卫干事对我都很信任，很友好。

我从小喜欢歌，爱唱歌，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纯粹自娱自乐而已。有几次跳舞晚会有演员表演，有人鼓掌叫我也来一个，推脱不掉，我唱了《新疆好》。不会表演，唱不出这支歌的欢快，照样是满脸“秋霜冬雪”。

1953年夏天，西南局在贵州花溪召开一个会，我和另一个同志跟随西南公安部的刘副部长等若干公安干部去花溪执行警卫任务。会议之余有跳舞晚会，我没有一支舞曲响起时有空闲。也许是看惯了我的“秋霜冬雪”并加以肯定，我在大家印象中是一个神情端庄，舞步娴熟的公安，很获好感。有的领导跳交谊舞如走正步；有的不管是慢四步，快四步，总之以不变应万变，全不管节奏。作为政治任务，我也能够做到领导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算是音乐声中散步。

贺总夫人薛明和儿子贺鹏飞(大家亲切地叫他小龙)，都到了贵阳花溪，我与他们时时见面。薛明同志说她喜欢我的清纯。1954年底全国各大区撤销，贺总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薛明同志多次请警卫参谋派车到国家体委来接我到东交民巷她家去小聚。有时打麻将三缺一就让我凑数，游戏四圈。

记不清楚是不是1955年初，总之很冷，很冷。薛明同志派车接我去她家，到了才知道那天是贺总生日，宋任穷、周兴、荣高棠

都来给贺总祝寿。贺总家厨师做了几道菜招待客人，大家围坐一起，很随便，很亲切。

这时我刚到北京不久，第一次遭遇北国严冬，对室内很暖和，室外很冷，温差很大不知如何对付。走进室内身上的棉大衣脱不下来，因为脱了大衣，没穿适合在室内的内衣，热得满头大汗。薛明同志让护士借一件军用绒衣给我穿上，这才脱下棉大衣，才没再淌汗。

在大家团团围坐进餐时荣高棠同志当着贺总等众领导夸我工作积极，体委办公厅吴主任称赞我材料写得好；周兴同志说我在西南公安部就表现很好。贺总和薛明同志笑着看我，饭后，宋任穷同志喊我到一边，很严肃，很关心地对我说：“冯永祺，听了夸赞，骄傲不得啊！”

领导们的夸赞和告诫，都是教诲。我很聪明，自己是个小小小干部，能得到这样大大大干部的关爱，从来没有骄傲过；相反，岁岁年年，不忘这些教诲，终生作为激励，只求进步不止。

全国各大区撤销，我从西南公安部调中央公安部，我这个小小小干部是部长周兴点名调的。他已由重庆调中央公安部任副部长，这时部长是罗瑞卿。

我调公安部从事的工作，政审格外严格，要“查三代”，我经不起如此审查，没通过政审关。正值国家体委需要干部，贺总要周兴部长支援，我就和几位领导奔赴体委，在办公厅当个小秘书。

我的日子此时过得很顺利，很愉快，我所在的环境有大小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爱。我自己也很努力，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北

京体育馆建成,这是亚洲当时最大规模、最优秀的体育设施,我调去当秘书。贺总请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到游泳馆游泳,到比赛馆看乒乓球表演比赛。

我是经中央公安部有关部门批准为数不多的参加这项接待的工作人员,有指定的岗位。我在岗位上坚持了许久,还不见领导们出现,竟擅自走出规定范围,走到比赛馆的外走廊,没料到迎面只见毛主席、周总理健步走来;我吓了一跳,愣住了。罗瑞卿部长笑看着我;外走廊上的警卫人员警惕地盯住我;我急了,转身就跑,跑回自己的岗位。这里和毛主席相距不过十多米。

国家体委先后两位副主任蔡澍藩、李梦华,都来自西南,梦华同志后来任主任;秘书长张非垢也来自西南;女能人张采珍曾是西南局宣传部干部,后来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他们是我的领导,我是他们的熟人,他们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深知这一点。也深知自己不可能经受训练以体育的某一项目为专长,成为一名为祖国争光的运动员。我愿意做一个有专长,有实力,有硬功的人。我这时还不太明白,体育宣传领域有体育报,体育出版社,不是运动员,也有其他重要工作可做,而且体育记者,体育编辑都是一种专长,一种实力和硬功。总之,我不满意自己仅有高中一年级文化基础,很渴望多读点书。我想去读大学,读新闻系。1956年有新政策出台:不管原来是什么学历,在职干部可以作为调干生报考大学,我喜出望外,向国家体委办公厅领导请求批准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贺总知道了,薛明同志知道了,两人都对我说:“你在体委工

作得好好的,工作就是学习嘛,在工作中学,边工作边学嘛!为什么要去上大学!”他们说得有理,实际上我从来都是把工作当作学习,把环境当作课堂,可是总想上大学,专心致志地去读书4年,领导不批准,我就只好在工作中坚持学习了!

1956年12月我在北京结婚了,1957年1月跟随爱人到了云南。不少关心我的人为我惋惜:我竟然离开了国家体委,放弃了已经拥有的极好的工作环境;离开了,疏远了那些期待我,培养我,关爱我的领导。远走了。我感谢那些真诚的惋惜;我却更感谢自己毅然离去而开始了人生艰辛的又一长长的旅程。这一旅程后来所得正是我的至爱。

假如没有“走出”也就没有“走进”。走近文学,一切从头开始,当一名新兵,当一名新手,一个学徒;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为我惋惜的声音好久了还伴随着我。

我离开北京,离开国家体委,走到云南,走进文联,走近了文学。当时我如要求去别的单位,去那些单位办公室当个秘书并非难事;我一样会很勤奋,会有出息,深信行行出状元,但是因为崇拜文学,喜爱文学,一旦有可能与文学牵手,我就义无反顾了。

此时我已24岁,半路出家;我对人生这时的再择业,再起步,虽有雄心和勇气,实在是对困难估计不足。

我决心当一名文学学徒,新环境怎能不伸手接纳?我尊称为同事的人能不承认我是同事吗?回首往事,真是形形色色,有人不屑于承认我是同事,当大家被通知去看一次话剧彩排时,有人见

我要一同前去，大声大气地说道：“怎么都是文艺界的了，都去看彩排吗？”

这是嘲笑我不配是“文艺界的”，我还够不上和他是同事，这是羞辱。我的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但我忍住了，很镇静地，绝不自卑地在“都是”文学界的队列中一起看彩排去了。其实羞辱是激励，我内心热血沸腾，自己对自己说：“他在走进文学之门时，也有起点，也从无知到有知，也有幼儿园的经历，也是学徒出身，为什么不善待后来者。”我经常鼓励自己，你不善待我，我会善待自己，走吧，不信跟不上你，赶不上你，超不过你。

形形色色之中自然也有好同事。他有新作出版，送请他人指正，也送我一本“请指正”。我感动。热泪又差一点夺眶而出，心中热血沸腾，自己对自己说：“谢谢你，好同事，我接受你的鼓励；我今天岂能指正你，相信有一天可能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可以指正你呢！”还有一个女同事，我根本看不出她对我分先后，论高低，比深浅，她对我一视同仁，很快成为朋友。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终于成为各自人生难得的好友，至今来往不断，隔不多久就要相约谈心，彼此共用一句话：“不和你谈和谁谈呀！”

我庆幸自己走进文联，这是一个人人都勤于学习的环境，各人都有所长，我学他们的所长，尊他们为教师，他们无意教我，我却有意暗学。他们在稿件上写下的读稿意见，我认真看，他们退稿，为什么要退，我认真看退稿信；刊物月月要开编前会，编后会，我把“会”当作课堂，认真听大家发言。渐渐我在看和听中琢磨，绝不囫囵吞枣，对稿件有了自己的意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

作,认识同事的所长,取其所长补自己所短;勤学、善学、锲而不舍;读书,读书再读书,工作之余就“上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曾经读过一些,现在再细读,深入读,学海无边,不急躁,“细水长流”。

形势逼人,要胜任工作只有学;自己要求进步,就自己逼自己。珍惜寸阴。编辑当然首先要编辑好,我学习做好编辑工作;在走进《边疆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次年,在领导的推动下,提笔写出第一篇散文《老歌手歌唱新生活》。自此在学当编辑时也学习写散文,坚持至今,出版了六本散文集。今年还要再出两本。

半个世纪风雨,在编辑岗位上学习正得劲,“文革”来了,“斗、斗、斗”,“斗批改”,“走五七道路”,有的去走所谓“全程”,有的走了一段因“受黑线影响很深”“不宜回文联”调往他处。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工作7年,回不了文联却有幸调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近5年;再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两年多。云开雾散之时“不宜回文联”变为“文联需要”,于是回到《边疆文学》,学徒成为主编。不能当之无愧地说自己胜任;也不能说自己不胜任。凝聚编辑部各位编辑之长,将刊物办了好几年,可谓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要求提高刊物质量,办出特色;虽是事倍功半,但在全国文学刊物都处于发行下降的不幸岁月,算是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了。

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图书编辑,由编辑月刊变为编辑图书,业务工作同中有异,又需要一番熟悉和学习。学徒的艰辛终于过去;周围的同事都很友善,他们中有人受“文革”的委屈,我是

外单位来人“无事一身轻”因而获得一些顺利，不多久就是文艺组负责人之一，后来成立文艺部接着又成为负责人之一；几次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晓雪调回省文联担当重任，我被物色补缺调到文艺处任副处长。宣传部的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地州宣传部长出身，相比之下，我的党龄资历都不如他们。我依然一本初衷，积极学习，努力工作，以“笨鸟先飞”的自觉，在新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我在任何岗位从来不会忘记认识他人之长，然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从主编到文艺部主任到文艺处长，在许多人善意肯定，热忱鼓励的同时我也听到有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看法叫做：“不胜任”。任何胜任都从不胜任开始，只要勤学、善学，“不胜任”终会“胜任”。我听到鼓励绝不停步；听到“不胜任”绝不气馁，决不退缩。我又不笨，什么学不会？

岁月匆匆，从学徒到退休似乎就在一瞬。

回顾短促的人生，我走出国家体委，没有依赖好环境；我走进文学这个领域，任有多少艰辛，从不退缩。至今因喜爱文学总不停笔，坚持“习作”至死不休。能走好人生这两步，我感谢自己。我感谢“点醒”我，让我能提笔写下这篇散文的几位朋友。